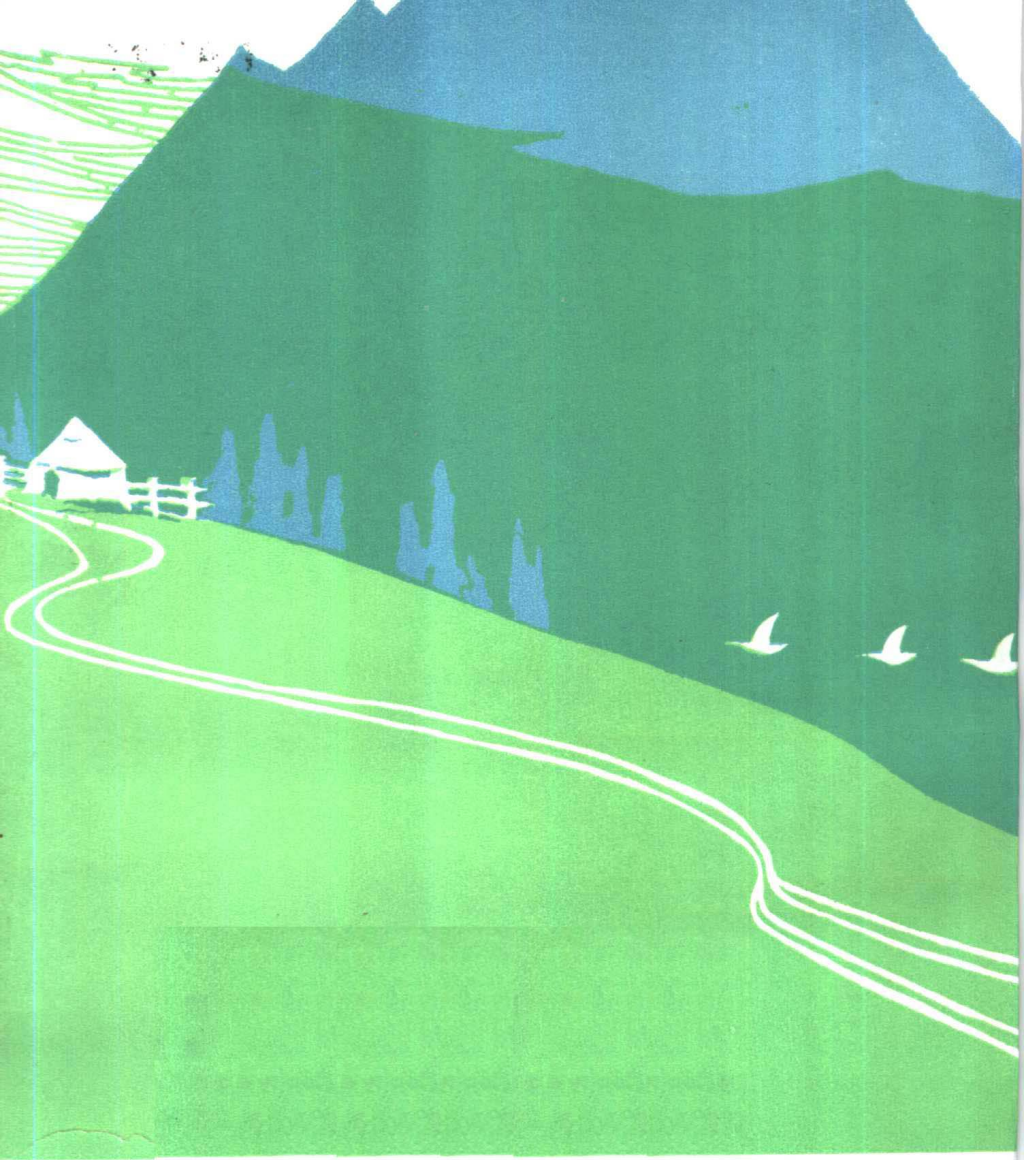




綠洲之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绿洲之恋

绿 洲 之 恋

短 篇 小 说 选 集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密云体委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29~~张19·插页2·字数426,000

1985年6月第1版·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

印数00,001—22,500

书号10137·128 定价2.50元

序 言

——我的心声

杜鹏程

《绿洲之恋》——这本经过精选的洋洋四十万字有余的短篇小说集，摆在我面前。翻阅它，心情很不平静。它展示的是边疆奇伟的大地——这大地上曾留下我的战友的深深脚印。这为祖国大增光辉的军垦农场，也洒下了战友们的血汗，有的人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曾挥泪凭吊过这里的战士陵墓。正因为我对这边疆大地以及军垦农场有如此的深情，有如此的理解，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开拓者中有许多后来者我素不相识，但他们依然是我相知甚深的朋友。在我心目中，军垦战士是无畏的勇士，是艰辛的创业者，是英勇的前行者，是值得崇敬的人。我愿意把心献给他们。

不过，象我这上了年纪的人，可以说欠债很多。边疆生活对我是慷慨的，赐予我的精神财富是丰富难忘的，但我却很少作为。五十年代，我乘坐大卡车或者骑上马、骆驼、毛驴，行走在天山南北的高山、戈壁和草原上，用笨拙的笔抒写了有关边疆风情的一些文章，如今早已为人所忘却，回想起来内心十分惭愧！但是，富有才华的有志者，大有人在，他们用充满感情的笔，对边疆风貌和军垦农场的惊人的变化

作了如此深刻感人的反映。这众多的作家中，有从战争烽火中走过来的人，有长期在边疆苦斗的人，有军垦战士——他们一直就是开拓者和创业者；也有全国各地去的满怀激情的作家。我一边看作品，一边看一个个作者的名字，有的相识，有的不相识，但是读了这书中的作品之后，不相识的成了朋友，相识的理解更深了。这感情的基础是对祖国边疆的热爱和对生产兵团丰功伟绩的衷心赞颂。

即使你没有到过边疆，通过这些作品，你也仿佛置身于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之间。昨天是不毛之地，今天是良田万顷；昨天是远古干枯的海底，今天是湖泊相连，树木参天的绿洲；昨天是无际的黄沙荒漠，今天是风景优美、让人流连忘返的现代都市。这一切，都是有着光荣历史的军垦战士一手持枪，一手持坎土曼创造出来的人间奇迹。通过这一篇篇的作品，永垂史册的生产兵团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历史，也一幕幕地显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何等不平凡的生活的历史，创业的历史，崇高心灵的历史啊！活动在这些作品中的一大批的新人形象，是开拓者，也是献身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青春、劳苦、心血，换来了前所未有的业绩。他们献给这世界的不仅是物质文明，还有永不磨灭的精神文明。特别是八十年代新的历史时期的创业者、改革者，他们前进中所遇到的艰难，他们的奋斗、思考与追求，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不是令人深为关切和激动么？

你继续读下去，这部宏大的著作中题材和内容相当丰富而作者所采用的形式又各不相同，令人赞叹。其中有写牧羊的，伐木的，种瓜的，养鸡的，拉骆驼的，开拖拉机的；有写商店营业员，汽车驾驶员，勘查队员的；有写将军和士兵的；有写工程师，农业技术员，外国专家，少数民族职工和

支边知识青年的；有写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的，有写剿匪斗争生活的，有写军民鱼水情的；还有写当年创业时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也还有写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实行生产责任制等闻所未闻的新事物的。这些作品，塑造了许多从将军到战士，从专家到知识青年的新人形象。这些形象让人激动和难忘，因为他们是我们生活的支柱和脊梁。而且，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军垦战士几十年艰苦创立的功业，如同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而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恰是我们祖国几十年历史的缩影。面对这样的著作，读者当然心潮如涌。

入选的作品，有不少曾在全国著名的报刊上发表过，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其中《牧场雪莲花》、《忆》、《工程师讲的故事》等篇，茅盾大师生前曾予以好评；《三不吹》被评为建国十周年的优秀小说；《种籽》是一九六四年全军得奖作品；《在山脚闪着孤灯》、《六虎墓前》、《夜访“神仙府”》、《三乘客》、《忠心耿耿》、《沉在水底的司维兹》等篇都是十分生动感人的；《归队》、《牛背上有只鹰》等在新疆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还有一些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

“不到新疆不知道祖国之大”，我从亲身体会中深知这话千真万确。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如果没有到过新疆，那是一大憾事。不过目前不妨先读一读《绿洲之恋》——通过它，可以看到天山的积雪，广阔无垠的草原，军垦农场望不到头的条田，以及由荒凉的戈壁滩变成的绿色的树林海洋。它还以新疆多民族多彩的风土人情，使你神往，使你陶醉，使你得到美感享受。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活生生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阔步迈进的无畏的开拓者的形象——在作品中是

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它鼓舞我们勇于前进，勇于追求，勇于创造。

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于西安

目 次

序 言

——我的心声·····	杜鹏程 (1)
牧场雪莲花·····	权宽浮 (1)
老英雄下山·····	权宽浮 (12)
在山脚闪着孤灯·····	鲍 昌 (28)
六虎墓前·····	安 静 (40)
夜访“神仙府”·····	安 静 (55)
三眼泉边的星火·····	安 静 (70)
工程师讲的故事·····	朱 定 (97)
美国专家为什么·····	朱 定 (109)
三不吹·····	蔡水源 (131)
种 籽·····	蔡水源 (147)
援朝·阿克列姆·····	刘克勤 (162)
忠心耿耿·····	李好学 (179)
忆·····	绿 岗 (197)
求师记·····	吴连增 (206)
三乘客·····	郭绍珍 (218)
沉在水底的司维兹·····	李 叶 (232)
“三叉戟”与“大篷车”·····	韩任访 (243)
女连长·····	李 瑰 欧 琳 (260)
哈蒂曼和红色羊·····	吴映堂 (272)

昆仑山中.....	周叶萍 (277)
赤 诚.....	文乐然 (297)
归 队.....	胡秉中 (322)
春 天.....	季麦林 (337)
鸡场里.....	韩明人 (353)
十棵白杨树.....	彭士煜 (384)
在静静的温泉下.....	伊 萍 (396)
春 归.....	雷 霆 (413)
黑风暴.....	金 鑫 (423)
卵石雨.....	胡尔朴 (437)
鹰飞起的地方.....	景 俊 (461)
微 笑.....	王 正 (477)
财 富.....	沙 炯 (490)
瞳孔的折射光.....	王巧云 (504)
如果让我再选择.....	马 焰 (519)
这些“老兵团”啊！.....	王 刚 (537)
牛背上有只鹰.....	吴静林 (560)
柜台姐妹.....	朱震达 (573)
生死临界线.....	郭培中 (584)

牧场雪莲花

权宽浮

夏天里的一个日子，农场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到山里牧场去拉羊骨头，好给八万亩丰产棉花制作骨肥。老实说，我虽然来农场当技术员快满三年了，但从来没有进过天山，也不知牧场是个啥样子。好在跟我去的还有一个大车队队长梁秉忠老汉；听说他在山里放过三年羊，当过放羊小队长，是个有名的“山里通”。有这样一个人作向导，我还怕啥哩！可是，谁料到大车队队长是个手脚非常迟缓的老头子，刷马、备车、上油，动作都是慢慢的，一个车整整套了两个钟头。好不容易才安排就绪，把车赶出大车队的院子，他却喊了一声：“窝！”把车停在路边，回转头向我说：“等一等，我还要上百货部买点东西。”说着连头也不回地向农场百货部走去。我望了望偏西的太阳，心里急得要死：坏了，坏了，非摸黑赶路不可，这个老汉真要命！光埋怨也没用，只好等着。过了足足有四十分钟，只见他手里拿了卷什么东西，满脸带笑地跑来了。我没好气地冲着他，说：“你是买金娃还是买银娃，一去这么久！”他不但没生气，反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把手里的东西向我照了照，说：“买东西总不能给啥要啥，谁都喜欢挑个自己合意的。”我根本没理会这些话，一连声催他快走。他把马鞭子一甩，槽子车就在公路上疾驰开了。他赶得又快又稳，就好象坐上小汽车一样。

路两旁的防风林呀，棉田呀，渠道呀，忽地一闪就溜过去了。招来了阵阵凉风，呼噜噜光往人怀里钻，又爽人，又惬意。我这才明白老梁是赶车好手，满肚子闷气不觉一扫而光。正想问问他牧场的情况，低头发现车上他那卷东西被颠簸开了。顺手拿起一看，原来是一对绣着出水莲花的方枕头，便连忙给他包得牢牢实实，向他问：“老梁，你给谁买的枕头？”他回过脸嘿嘿一笑，直着嗓子说：“给我的小孙女。”这真是怪事，农场的人都说他是个孤老头子，连个儿子也没有，怎么突然冒出了个孙女？我好奇地睁大眼睛问他：“怎么，你还有孙女？”他放慢了马，怪不满意地盯了我一眼，说：“为啥没有！你到山里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梁秉忠有个好孙女。模样长得漂亮，心眼好得没法说，在牧场还是个有名气的先进工作者呢！”看他说得活灵活现，使人不能不相信。我又好奇地问：“你的孙女叫个啥呀？”他怪自得地回答：“叫雪莲花。”我吐了一下舌头，好响亮的名字呀！怪不得老梁买的枕头上绣着莲花，原来里面有名堂。但接着我就发现了一点破绽，紧着问：“为什么你姓梁，孙女却姓雪？”这下把老汉问住了，喉咙象叫棉花塞住了：“这是，是，是这……”我朝他背上捶了一拳，笑着说：“老梁，你可得坦白，这究竟是咋回事？”他瞅着我憨笑了一阵，说：“好！坦白吧。”于是，他就在车上给我讲了这事的经过。

那是前年夏天的事。

咱们牧场成立不到一年，放牧条件相当差，技术设备更谈不到。上级虽说叫我当了个放羊小队长，事实上全小队就我一个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光杆羊司令。上级怕我这个六十

多岁的人在山里冻坏了，还特别给我发了一顶小帐篷和一口小锅。说是帐篷，其实象把破雨伞，四壁透风，当顶冲天，风呀雨呀根本挡不住。就这样也是够特殊的了，我对这个照顾打心眼里满意。整天想的是怎样放好那一群雪亮得好象元宝似的羊只。可是，你想想，二、三百只羊一个人怎么能照顾过来呢？特别赶上了剪夏毛，这又是个突击活，十天半月要不抓紧时间剪完，等到羊身上竖起的毛一倒下来，你神通再大也剪不成了。就在这个要命的节骨眼上，我接连地向场长“要人”。恰好有一天，场长骑着马来牧场布置剪毛工作，我又向他说了：“场长，你总不能叫我永远当光杆司令，到给我补充兵力的时候了。”他皱着眉头说：“没有法子呀，咱们场的困难你不是不知道！”一听口气，就知道没有希望了，不料他却说：“这样吧！先把新来的技术员暂借给你几天。”当时真把我给乐坏了，笑着问：“这个人工作怎么样？”他笑着回答：“当然是顶呱呱，保你满意。”我又说：“你可叫他快点来。”他说：“明天就给你送到。”场长一走，我就把六、七把弹簧剪修理了一番，忙活开剪毛工作。哪知一连三天毫无音信，连个技术员的影子也没见。我“唉”了一声，心里想：一定是场长的事情多，忘记了。没法子，破出这条老命一个人干吧，说什么也要在十天以内收完羊毛。

第四天，山里微微有些亮，我就起来剪羊毛。还没有剪几刀，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娃娃的声音：“老爷爷，到底找着你了。”我抬起头来，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闺女。满脸孩子气，头上扎着两根羊角辫，眼睛好象两颗水葡萄，身上穿着一件草绿色连衣裙，背上挎着大皮包。我问：“你是谁家的小闺女？找我有啥事？”她笑嘻嘻地回

答：“我是场部的技术员，场长要我来帮助你收剪羊毛。”我立时就象掉进冰窖里，从脑门冷到脚后跟。场长真会开玩笑，竟然给我派来一个小孩子，还是个女的，一天干不了多少事，反倒要为她操不少心。我把手一摆，说：“你回去吧！”她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问：“咋啦！为啥打发我回去？”我板着脸说：“我用不着帮手。”她呼哧呼哧喘了半天气，那两根羊角辫竖了起来；我思量着她非和我顶起来不可，结果没有。她怪老练地笑着说：“老爷爷，这是场长命令我来的，我能不服从吗？”嗨！这句话可真的将我一军。我脑子里连着打了几个转，突然问：“你剪过羊毛吗？”这下可把小闺女问住了，她结巴了半天，急得脸都红了，也没答出个所以然。我心里暗暗高兴：这下你可没话说了，非打发你回去不可。不料她又嘻嘻地笑开了，说：“场长说了，老爷爷在放牧和剪羊毛上，很有一套办法。你跟上他学不了半天，保险就能掌握剪毛技术。这个老人心眼好，待人又和气，他准会把你当亲闺女看哩！”你听她的小嘴有多巧呀，谁听了耳朵也会发软，罢罢罢，这件窝囊事我认了吧！顺手递给她几把弹簧剪，说：“行了，你就在这搭个下手，每天能按时把剪刀磨快，不耽误工作，就算百分之百的完成任务了。”她显然对这样分配工作非常不满意，狠狠盯了我两眼，小嘴撅得能挂上油瓶子。我装着没看见，埋着头剪羊毛，心里一股脑嘀咕：“小丫头，你千万别怪我，剪羊毛这套手艺不容易掌握。割破了自己的手事小，要是把羊拉一道口子，那就要了我老梁的命了。弄不好害个破伤风，再来个传染病，这群羊就赔了老本了。”

我连着剪了两只羊，发现剪口有点钝，就往地上一放，正想问她剪刀磨好了没，还没抬头，她就一手拿把剪刀伸在

我面前。原来她磨好剪刀，就呆呆守在一边看我剪羊毛，那两只眼睛瞪得可真圆啊！

我趁手接过来就剪。不错，刀口磨得真利，嚓嚓嚓剪得真顺手，不到一个钟头就剪完了一只。这把剪刀刚钝，她的第二把剪刀又伸了过来。我心里一高兴，就笑着表扬了她两句：“好助手，磨得真不错。”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脸皮稍微动了一下，大概心眼里还在生我的气哩！就这样，工作到太阳偏过头顶，我也记不清剪了几只羊，又该是换剪刀的时候，但她这回却没有把剪刀递给我。我说了声“剪刀”，没人吭气。我又说了一声，依然没人应声。抬头一看，只见几把磨好的剪刀放在一旁，人却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心里暗笑着说：“一定是玩去了，到底是个娃娃！”

我一口气剪了四只，累得腰酸腿疼，手指头也僵硬了，就给自己下命令：“收工！吃点喝点再说。”哪知我走向帐篷，只见小闺女已经做好了饭在等我哩！帐篷上的洞也补好了，一大堆脏衣服全洗过了，就连那条黑得象抹布的单子，也洗得干干净净，平平展展。我愣着望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她又端来一盆温水放在我面前，细声细气地说：

“老爷爷，洗脸吧！”我一见这情景，心里泛上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她又催了：“老爷爷，洗完了好吃饭。”说着又从她的大皮包里抽出一条新毛巾，放进盆子里。我也不知道脸是怎么洗完的，一碗热腾腾的细面条又到了我的手里。老实说，我老梁六十多年风里来雨里去，白了头，折了腰，从没享受到这样的照顾，从没过过这样温暖的生活，不禁喜在心头，眼眶子都有些湿润了。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只得说：

“小闺女，你的心肠真好。”她有点不好意思，忸怩着说：“老爷爷，你成年累月在山里放羊，给咱们牧场创造财富，

忙得连自己的事情一点也顾不上，我替你洗几件衣服是千万应该的。”她还说：“我做的这点事和老爷爷的工作比起来差远啦！”我当时一听，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心里一个劲捉摸着：咱们党教育出来的年轻人，这么体贴老战士，爱护老战士，真是一个个都象珍珠似的放着光，爱煞人。

吃完饭，她把羊栏在一起，挨着检查了一遍，夸奖羊只真肥。又背上她那大皮包，说要到邻近的哈萨克阿吾勒（牧村）去一趟。我叮咛她早点回来，她答应了一声，就跳跳蹦蹦地走远了。我就坐在石头上，一面吧嗒吧嗒抽旱烟，一面寻思着给她安排个睡的地方。这顶小帐篷只有单人蚊帐大，勉强只能睡一个人，干脆就让给她吧！免得冻坏了她；年轻人的身子毕竟嫩着呢！想着，我就把毡子、被子，扫了又扫。又把帐篷透风的地方堵严实，坐在石头上等她回来。谁知等到太阳落山，星星满天，还不见她的影子。我生怕发生了问题，就跑到阿吾勒去找她。原来她正在熊熊的篝火边给老乡的羊只注射呢，才一个下午光景，她就和牧民们混得烂熟，对着老年人叫阿达，见了妇女叫阿娜，亲得真象一家人。老乡们都对我夸奖她是个好孩子。她一边注射，一边和周围的老乡又说又笑，引逗得大伙嘻嘻哈哈笑个不停。我心里高兴地想：小丫头见人就亲亲热热的，谁见了也会喜欢。她一直忙到多半夜，直到月亮升上来，她才告别老乡往回走，又对老乡说明天还要来注射。回到驻地，她说什么也不在帐篷里睡，说自己是年轻娃娃，在露天地里睡惯啦，冻坏了老爷爷可了不得。我死活都说不转她，就把脸沉下来了：

“你再不听话，老爷爷一生气就要把你往回撵！”她根本不在乎，嘻嘻地笑着说：“我知道你吓唬我，其实心里才舍不得呢！”惹得我忍不住笑开了，没法子，只好依着她。我

把皮大衣、被子，一齐搬到外面，给她打了个地铺，她再也不好意思拒绝，就裹着皮大衣睡下了。唉！如今的年轻娃娃，都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狮子哇！招呼她睡好，我实在不好意思往帐篷里钻，就索性拉片破毡子，也睡在外面。没有多久，我迷迷糊糊地觉得身上怪暖和，心里感到奇怪。坐起身一看，原来她把皮大衣和被子盖到我身上来了，她睡的地方丢下一件褥子，而人却不见了。我心里吃了一惊，连忙起身四下张望。在光洁四射的月亮下，我看见她一个人在羊圈跟前弯着腰不知做什么，夜风送过来一阵阵嚓嚓的声音。我轻手轻脚走到她跟前，这才看见她一个人偷偷地学着剪羊毛哩！她抬头看见我，就象小孩做错事那样把剪刀往身后一藏，怪难为情地向我傻笑。我心里不知是疼还是气，就猛地冲她说：“你是不要命了，忙活一整天还不睡觉！”她没有吭气，两眼望着我直笑。我又说：“简直一点不懂事，累垮了身子怎么办？”她这时在地上蹦跣了几下，把身子捶打了一阵，撅着个小嘴说：“老爷爷，怎么把人瞧扁了。我又不是玻璃娃娃，摔打两下就破了。实在是睡不着嘛！”我说：

“年轻娃都能吃能睡，偏偏你特别！”她嘻嘻笑着说：“场长叫我来剪羊毛，结果连个剪子也不会使，将来回去咋有脸给场长汇报？老爷爷，你忍心看着我挨批评吗？还是替我出个主意吧。”这一来，我心里那股气早就没影了，笑着说：

“你先睡吧，明天我保证教你。”她把嘴一咧：“不，今晚学不会我就睡不着。”实在缠得我没办法，就只好在月亮底下教她。这丫头不光性子要强，心眼也灵得出奇，不大一会，她剪得就非常顺手。我看了看剪过的地方，毛茬齐整，光堂平滑。我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剪刀，说：“好了，成绩非常优秀。该休息了。”她着急地说：“老爷爷，让我把这只

羊的毛剪完吧！”我说：“不行，把劲留下明天再使。”她无可奈何地说：“好爷爷，我听你的话。”说着就连连打哈欠。我知道她累坏了，瞌睡了，就扶她到帐篷里，重新把被褥抱进来，怪严厉地下命令：“这回非在帐篷里睡不可，要不然爷爷真的生气了。”她顺从了。我又盖着毡片在外面躺下来，可心里想着一整天的事，翻来复去地总是睡不着。

天刚亮，我就把水烧好，喊她起来洗脸。她略微有点不好意思，埋怨着说：“真该死，竟然叫老爷爷喊我。”我故意逗她：“谁叫你昨夜睡得那么晚？”她笑了：“爷爷真会揪小辫子。”刚洗过脸，才说剪羊毛，不料几个牧民慌里慌张地跑来了，围着她一个劲叫“道克特”（医生）。我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几个牧民的汉话说的非常别扭，结巴了半天也不知道啥意思。后来他们向我说哈族语，这才弄清了来意。原来是居努斯老人的小女儿病得很厉害，想请技术员去看看。我把意思翻译给她，她二话没说背起皮包就走。我一把扯住她，着慌地说：“真乱弹琴！你是个羊医生，怎么能给小孩看病？”她说：“可以，我当过卫生员。反正咱不能眼看着老乡的孩子得病不管。”她又拍拍皮包，说：“来时，就怕有人害病，还带了点药呢。”

她和牧民走后，我就一个人工作起来。一只羊还没剪到一半，我就剪不下去了，心里沉重得象压了块石头。万一她看病出了漏子，造成坏影响就很难挽回。于是，我决定还是去看看。好不容易找到居努斯老人的帐篷，只见里面围着好多人，都悄悄地睁大眼睛看她给小孩注射。全帐篷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在她那双灵巧的小手上。仿佛小孩的生命，牧民们的希望，居努斯老人的幸福，都要由那双小手来决定。我的头嗡的一声胀大了，心咚咚地跳个不住：小鬼呀！你人虽